

相遇如此偶然，相识多么美妙

观上海国际电影节参展影片《曼妙之旅》

殷志军

上海国际电影节抢票平台，由于自身“业务不熟，手速慢”，好影片无缘观赏。岂料，朋友慷慨馈赠，让我动情于参展法国影片《曼妙之旅》主人公曲折离奇的人生故事，宛如开启了一瓶法国醇香“美酒”，随着镜头“小溪流淌式”自由切换，似乎闻到绵厚酒香，酒水缓缓浇灌着人们枯竭的心田。

92 岁高龄银发“老美女”马德莱娜是位独居老人，因为住在乡郊别墅，多次摔跤，医生建议她早日去养老院过集体生活。碰巧，深陷财务危机的中年废柴疲于奔命于的哥行业，接了一个大单生意，“老美女”欲穿越整个巴黎，去另外一头的养老机构，一段祖孙两代人邂逅，开启荡气回肠的心灵奇旅。

“老美女”见废柴不爱说话，性情暴躁，便幽默风趣与之攀谈，渐渐地，“老美女”气场征服了废柴。

出租车在乡村田野、霓虹闪烁的巴黎街头穿越，“老美女”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也在静静地诉说。马德莱娜 16 岁那年偶遇美国大兵马切，一见钟情，双双坠入爱河，可好景不长，马切数月后回国，战乱中，杳无音讯。尽管马德莱娜写了无数封信，石沉大海。终于数年后等到了马切回信，他成家了，有两个活泼漂亮女儿……泪水朦胧，马德莱娜把初恋情人的香吻、美好以往铭刻心间，带着马切和她的儿子在法国艰难生活下来。

马德莱娜是女权运动倡导者和亲历者，但自身却经常遭到后面一个“丈夫”的强奸、家暴。在一次无故殴打马德莱娜亲生儿子后，她终于怒火中烧，将儿子寄养母亲处，趁她与丈夫“两人世界”时，在

酒杯里下了安眠药，然后将昏睡过去的“丈夫”拖至地板上，用喷火枪烧了他的下半身……马德莱娜呼叫救护车，在女权地位低下的四五十年代，虽自己奋力抗争却换来了 25 年牢狱之灾。

由于表现出色，减刑 8 年她重获自由，见到了英俊洒脱的青年儿子，但数月后亲人难以永团聚，儿子执意赴越南拍战争题材照片，不久便阵亡在战场……

人生悲欢离合，却让风烛残年老妇人娓娓道来，每个细节、眼神、特写，无不渗透着法国人的浪漫情结。废柴也诉说起自己的妻儿，表达了对多年不能带妻儿旅游散心的内疚及对未来生活的迷茫……

“老美女”用近一个世纪人生经历，激励他“站”起来，毕竟追求美好、自由、与人为善是社会的主流。

祖孙两代心灵契合、相通，奏出了共鸣曲，这不是一单出租生意，仿佛是祖孙两代人流动的心灵课堂。

“老美女”内急，废柴不顾一切丢弃出租车帮其找到解手处，任凭后面出租司机大分贝喇叭和愤怒指责声；废柴不小心闯红灯，垂头丧气等着处罚，“老美女”单独与女警沟通，说此人是我孙子，想到奶奶欲做心脏手术心烦意乱，完全是不小心，看在孝心份上，能原谅他一次吧？！“真情”感动交警，放行。废柴无比感激，在巴黎街头一家餐饮店，请“老美女”共进晚餐，任凭养老院催促早点报到……当“老美女”微醺后挽着废柴臂膀漫步华丽街头时，露出了幸福、慈祥的笑容。

在深夜里，终于到达目的地，“老美女”疲惫进入，忽然回头望着玻璃门外的废柴，说车费忘给了，今天没有。生活窘



迫的废柴似乎并不在意车费，他开始被“老美女”人格魅力所征服。

影片末尾，当废柴数日后带着妻子去养老院探望“老美女”时，她已心肌梗死，撒手人寰。废柴抱头痛哭。

废柴与妻子、女儿共同在“老美女”壁葬处献花，作最后送别。在正欲离开时，一位律师向废柴传递了“老美女”一封信，表达了她与之相遇，互相交换人生故事的美好感受，然后信中夹杂一张“老美女”卖掉房屋的全款支票，赠于他。让废柴别再开出租车，赶快带着妻儿尽情去旅游，幸福生活。在激昂的萨克斯管音乐和复古的舞台灯光演绎下，剧终。

走出影院，心潮起伏，难以平静，感叹于法国影片“小切口，大主题”拍摄技艺，更佩服于导演、编剧“从平凡处见伟大”的剧设。让我们仿佛不是在观摩影片，而是完全“代入”与剧中人物同频共振，更期待自己也能积极面对生活，同样能展现如此精彩、曼妙的人生之旅。

服药，长年累月的高血压使得他晚年患上了肾功能衰竭直至尿毒症。从此，医院病房就成了他的另一个家。那些病友和护工都熟悉他，因为，当他病情转好时，还是会开心的，会与他们开玩笑，对医生们有时会说上几句英语，会讲一些成语典故，所以，大家都非常热爱他。

父亲的身体是每况愈下，血色素降到 6 克 / 升以下，医生开始时还想利用药物来提升血色素，但均无效。后来，主任决定为他输血。

血浆输进了父亲的体内，第二天父亲的精神就好了一点。但是，靠一次输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根本问题是父亲的体内已经无法自行制造血红细胞了，过不了几天，新的输血又开始了。

我记得，那天他对主任说：“谢谢你们为我治疗，不要再用血和药了，不要再浪费资源了，把有限的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吧。”主任出来时对我连称父亲是好人。

那个夜晚医院终于开出了《病危通知书》。

儿子我静静地陪在您身边，您体贴地，连床边守护您的儿子都没惊动，揣满对尘世的眷恋，轻轻一叹，直上重霄而去……

烈日下，那一串串铃声

钱克健

又到父亲节，又到夏日，心头总萦绕着那年烈日下的一串串铃声。斯人已逝，而父爱永存。

那年我不幸染上肝炎，带着满身伤痛，从插队的江西农村乘火车回上海治疗。

火车到达上海北站时，父亲上月台来接我。当时的我，脸庞黑瘦，脸色蜡黄，头发又长又乱，衣服皱皱巴巴，脑中晕晕乎乎。当时父亲已近六十，他从单位借了一辆“黄鱼车”（人力车）来接我去医院治疗。

上海的大街上车来人往，依然热闹，热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，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软软的。车上无遮无盖，阳光直射在脸上，我却毫无热感。我倚着旅行袋，坐在车上，身上一阵一阵地发着冷，仍然神志不清。

迷迷糊糊中，依稀听见一串串铃声传来。我抬眼望去，原来那是父亲踏着车，按着铃，在提醒着前方的行人和车辆。

只看见父亲吃力地踩着车子在马路上行驶，瘦削的脸上满是汗水，两鬓的白发在阳光下分外显眼，白衬衣被汗水浸湿，后背上湿了一大块。“吱吱嘎嘎”的车轴声、“叮铃叮铃”的车铃声混杂在一起。

父亲带着我走了好几家医院，但医院都以传染病为由不肯接受我住院治疗。父亲百般恳求，甚至流着泪与医院工作人员争辩，仍不能说动医院将我收治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，也第一次看见父亲大声与人争论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在家颇具大男子主义，常常因琐事和母亲争执。然而每当外出，父亲总是衣冠楚楚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戴一副平光的金丝边眼镜，脸上永远带着笑，是公司里公认的热心人和“好好先生”。然而，在这一次，我看见父亲流泪了。透过眼镜，我看见他的眼眶红红的，泪水顺着眼镜边框淌下，瘦削、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急切、失望、愤怒和无奈。

最后，我们来到一家小小的街道隔离诊所，经百般商量后，诊所才答应让我住院治疗。

由于要回家拿住院需要的生活用品，父亲又“嘎吱嘎吱”踩着“黄鱼车”，在一串串铃声中，踏过颠簸不平的“弹格路”，穿街走巷，载着我回到了家中。我还记得母亲那苍白的脸上挂着吃惊和忧伤的表情，那是一种母亲对子女痛彻心扉的情感。母亲见到我的样子十分伤心，流着泪为我准备好了住院生活用品。

父亲又一次踏上了“黄鱼车”，按着车铃在人群中左转弯拐。阳光依然灼热，汗水依然流淌，铃声依然时断时续……

以后，每逢夏日，我总会想起那年夏天灼热的阳光，依然清晰地听见那一串串时断时续的车铃声。

父爱如山

陈家俊

从煤球箱底下取出了那张可恨的粮票。爷爷一把夺过去，走下楼梯对二楼阿姨讲：“二楼阿嫂不要急，大家帮忙寻寻看。”结果当然是被爷爷“寻”着了。

那一个星期天父亲来了，我坐在小板凳上眼睛朝下不敢看父亲一眼，爷爷奶奶把门关好，在轻声轻气地向父亲说着那件事。父亲听完，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木尺，叫我过去，让我伸出手来，父亲用尺抽我的手心，第一下我忍着，第二、第三下，我忍不住哭出声来，父亲才停住。他让我记住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的道理。我默默地点头说：“记牢了。”

父亲退休了，工作时不注意治疗 and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钱茂生



■ 宁静致远 静以修身(篆刻) 陈永春